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序一

自道術既裂文章以繁狀遂總集興焉漢志
制述各自爲家別出辭賦多者數十篇而已
有別集之目建安以遂遂成風尚篇帙滋廣晉摯虞
苦覽者難盡于是叙文章流別以爲要刪逸世述之
或獨標一體或類次群賢或因地爲別或斷代示變
總集之中又各自爲例大抵取精者主于約蘊廣者
疑于濫雖其書有雅鄭遂之覽者咸有感于斯文故
以文苑英華之蕪而唐人別集之佚者多賴以存播
芳文粹出于南宋坊肆所集而多存宋人之遺則蒐
輯之功亦安可沒也呂東萊曰聖宋文海增損以爲
宋文鑑斷自建炎以前多采說理之文而張南軒譏

爲無補學術黃梨洲讀崑山徐氏藏書盡明人別集

二十餘家以成明文海而閩潛邛議其體例乖舛非

耄年自定之書張時徹有明文範六十六卷成于隆慶間錄洪武至嘉靖之文凡四百四

十二家其中多有爲明文嗟乎蒐輯難編類又若是

其不易也國朝文以康熙乾隆之際爲極盛其時

樸學競出文章多元本經術雖散異其趣要歸于有

則無前明標榜依附之習道咸以降海內羹沸不遑

文藝之事故至于今日而廩乎將有散亡之患重以

漸染歐風擗捨和體益用連犴狀則總集之輯曷可

憚其難而須臾緩哉康熙中勅編皇清

文穎歷三朝而遂成草野頗不易觀嘉慶時青浦王

氏昶錄竝世之文爲湖海文傳特詳于攷證乾隆嘉諸

老之論撰大略在焉其書道光時始出而婁縣姚氏

椿涇縣朱氏琦之彙鈔亦先遂繼軌適光末上高李祖陶亦輯因朝

文錄同治間復成續編篇帙稍富而讀者猶病其

采未精體例亦過未足比姚朱二錄也未博也中興四十餘年願未有綜二百七十年之製

要其指歸究其流派嘗之以爲一書者憫茲末學其

何以徵壽潛辭官敦親喟狀悼方來之衰妄思以在

茲自任間亦有所排比欲俟成書以當修能之雅言

迫于路役此事遂廢會里人沈粹芬勸爲國學扶輪

社哉合群彥輯爲國朝文匯乞爲一叙雖未觀全書

覽其所自爲叙著錄逾千家爲篇之數盈萬亦夥頤

矣又獨不取宗派之說欲以備一代之典要而觀其

會通其書之高出于播芳文粹蓋可預言周文忠叙

宋文鑑曰此非漢唐之文而我宋之文也黃梨洲編
明文海成告其子百家曰是書之富過文苑英華以
明之作者軼于有唐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書也按
苑英華千卷若錄始梁末實以上繼蕭選特錄唐之
文為多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而無詩蓋未有以
過之此亦梨洲之志亦猶是耳後之學者將以攷
先正之遺文進窺學術盛衰之故而世變亦以見焉
其必有取于是書也夫

宣統紀元夏六月浙東湯壽潛撰

國朝文滙序二

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蛻故孽
新闢息不可復省而有為之撮影者曰史而有為之
畱聲者曰文俾後人若聽睹其際得以識世運消長
人才純駁之故非僅恣汎覽供粉飾焉詩書六藝古
隸史掌而槩謚為文蓋殊名而同物姬孔作述上滌
誦煌下賅謠俗旁及夷楚標準千禩實乎莫尚矣天
祿蘭臺略設吟畔彥蘇瑠龍弟暢旨趣至蕭梁哲儲
始別加組纂剖觚績素漸毗審美而羅弋卉修未迂
學禮之訓唐宋以還迺立古文之顯名論道經世者
或薄為喪志而不屑染指翫華繡悅者又誓於客氣
而不敢抗顏遂孤行藝苑若別為一種之學術一種

之思想攷之名義則宗尚輒近不為古屏除聲色不
偁文徵諸實際則駢偶而鯁寡其倚詞賦而匏土其
響而已然由渾而畫演進公迺且揭槩數百年久為
學子公認無庸置議於是而有古文之顯家出焉顯
家既夥則有古文之總集出焉操選政者大都辨宗
派之真贗覈聲望之高下而錄棄之與樞府銓司以
門伐資格黜陟百爾者等又或向梳字櫛書眉乙尾
引繩墨立撫刑如村塾之訓蒙如瑣院之課士俾千
形一兒百喙一聲始得為中律令夫固大遠乎博文
游藝之旨而於東西京南北朝之宗法似亦無當也
界限瘡嚴容積癒濫體制癒峻氣息癒庫憤世矯俗
者至有漢後無文之論非無文也徇古之虛名以求

文則文之實喪泥古文之死法以衡文則文之義荒
標榜有文而獨立無文范瑱有文而自然無文則雖
謂之無文可也一代無文則一代學術思想非附見
於削青者皆將晦翳漸熄而無所徵驗茲可恫焉矧
吾朝文治軼邁前古饌箸之威尤奄有衆長當定
鼎之始山澤遺耆抱器陳疇綦多賓服即有憤銜軒
鍓志切魯戈旋謠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
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
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
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列聖懋學
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游毅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
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

觀無其備免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滿雪宇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盛而摭詞幽疋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餽釘即詞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賈餘勇尚立言咸有根柢絕異稗販蓋幾於鳳麟為畜雞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据詞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為新無美不具蓋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氣者焉道咸兩朝爭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兒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來棄襦而去擊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鑿空之談劬古并治鈐符著書旁通韞譯儒生專閭成韓范之勳記室多

才得琳粲之亞至若賈生慟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厲縱橫排奐忠義之骨而參以仙俠之心騷雅之音而出以幽并之氣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蘇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肇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王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登喜瑪拉山絕頂邁天帝釋與阿修羅鏖戰不可方物極此已逞四海同文之盛期當不遠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繁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本朝則又兼收并畜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媿姬孔之際于斯為盛然則操斯文進退去取之枋者其猶橫分區域極守成規匿寶山

金穴之饒沃而夸人以囊橐扁千門萬戶之輪奐而自安於巢窟乎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匯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為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尚有竢海內方聞俛為曹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尚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得其大概而為史氏徵文致獻者效負弩之役若夫別標格求師澆則有先正精選成本在非不佞所敢知矣

宣統元年七月黃人摩西

國朝文匯序三

我朝文教審宏魁碩輩出學風所煽上軌前古義理攷据分道揚鑣閑及文界派別以滋變遷之史可得而言順康之世遺老聞人偉略豹隱著述文身辭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縱橫勝修潔勝乾嘉之際漢宋各幟義理之文峻於守法桐城派是也攷据之文出於徵實毗陵派是也道咸之交明道劬古外雜以政治思潮異軍突起權輿於龔魏揚厲於湯馮其氣跌宕其辭嶽寄延及同光或神聖方姚規行矩步東修自好或趁趨羽玲雲謠波詭驚世駭俗異鑪同冶均有可觀猗歟盛矣近者日文攬入歐學輸來先正典型飄搖欲墜後生迷信拏摸奚繇濡等杞憂在

抱國粹履襄權為舊學之商藉作歧途之導略窺門
徑謬主摛稍積以歲時成以眾力謹輯國初以迄近
今最錄一千餘家得文一萬餘篇張揚我國寶鼓吹
我文明庶幾哉急起直追虞淵未鄰乎日暮聲希響
逸廣陵尚耳於人間

宣統二年十月歸安王文濡序於國學扶輪社

國朝文匯序四

予家夙以書世其業 先曾祖石樓公嗜書成癖抱殘拾遺博搜
精鑿每得善本珍比琳瑯 先祖素庵公繼之館穀所入輒以購
書顏其堂曰味經藏書之名藉甚東西浙與鄞之范氏杭之丁氏
湖之陸氏相駢靳遠近之僭書者踵相接也 先祖於學無所不
窺而尤篤嗜古文辭一遺著同書增補廣同書八卷常自耕齋詩
稿四卷其味經堂文稿梅花室隨筆宋四六話補皆未竟亂後僅
存廣同書及詩草詩已印行一架上所貯文集家影嘗謂文至
國朝而極盛作者輩出類能遺兒取神去疵存粹有周秦之神智
而不詭僻有東西京之博雅而不穿鑿有魏晉六朝之新異而不
纖薄有唐之闊肆而不繁縟有兩宋之純正而不虛腐學者取徑
行遠自近當先从事於本朝頤時代屢更別集橄供選家咫見尺
聞弋羅未廣又或自矜門戶動道筌蹄頗為學子所詬病儗徵同
人編成摠集而有志未遐遠赴修文偉業存諸懸想遺訓俟諸後
人噫可恻也 粹家 拘督之質共學少日夙夜惓惓常以未續先志

為恨稽固海上偶與當代賢達湯螯仙鄭蘇戡繆小山諸先生鉅
諱及此共切贊成老文王君均卿尤欣然引為己任因出先人所
藏兵發未盡者若干種補購者若干種友人贈遺者若干種商定
體例次以時代不立宗派用歲前人彙錄一、二家（如宋牧仲編
侯魏汪三家文是）或專舉一派（如姚氏古文詞類纂於八家
及震川後專彙望溪海峯是）之陋悉心甄錄得一千三百餘家
文一萬餘篇為卷帙之巨視 皇清文穎國朝文彙湖海文傳國朝
古文彙鈔等數倍之自開 國以迄今日鴻章鉅製網羅豐富抉
擇諸巖作國朝實錄觀也可作國朝學業讀也可其曰文而不曰
古文者奇偶同源不能獨古概行也曰文匯者僻諸導河經積石
下龍門統百川而朝宗于海學者維生向若之翫旋得移情之益
也抑始於戊中之春告成於庚戌之掩是役也王君寔摠其成與
襄選政者烏程張君芎生昭文黃君摩西也專任校事者嘉定金
君聿修也而粹萃區區之心力亦略勛於此以蛟負之不自量仰
賢眾力勅承先志揚本朝之特色拓文界之大觀或亦為並世魁

願保存國粹者所不弄與
宣統二年九月山陰沈粹芬識

例言

一 神州學術我朝號為中興就文而言自足抗衡前代茲集告竣尚當續編外集以饜讀者學究駢文韻語之盛心

一 茲編仿牧齋明代詩選例分甲乙丙丁為五集遺民入甲前集順康雍正朝入甲集乾嘉兩朝入乙集道咸兩朝入丙集同光兩朝入丁集惟宸章巍煥暨天潢鉅制僑野見聞既隘未敢仰贊高深且躬處承平與桑海之後有間故乾集從闕至於方外名媛著作及東西譯集自當周咨博采再編閱集

一 國朝古文選本最夥如湖海文傳之類但存交契如古文辭類纂則又拘於宗派論者病之姚李二家文錄及吳氏文徵朱氏彙鈔稍宏富矣而甄采亦僅數百家尚多挂漏茲集不拘成格義在兼收最錄一千三百五十六家在總集中此為大觀一古有明訓不以人廢言本集憑文錄文了無成見惟過於遠礙者則概從割愛

一 作者姓氏里爵附載篇首其有一時無可查者姑付闕如以俟

續攷

一本集所錄多傳記書序吊祭等文徵文考獻用資裨助至如奏議之語多直叙壽文之意近獻諛亦復登載一二聊備體格

一文章家神妙變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有非一孔之士所可方物者必如評舉業者之於提頓起落處一

一揭出動詞金鍼之度陋矣本集僅分句讀不加評註見仁見

智以俟自得

一甲集之畢頡雲乙集之胡稚威王仲瞿丙集之高陶堂等造語奇險間有不可句讀之處自是絳守居園池記一派文字在本集中不可不備一格圈點經同人再四斟酌其有疑而難斷者則姑闕以俟正

一原書謬誤頗多往往借他本為校正其有意在疑似而他本一律者同人未學譚陋正恐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不敢臆改以存其真

一本集最錄之文多寡自難一例同光兩朝生存之人其本無全

集與有集未見者僅憑選本或附見他處者錄入
一本集限於時日羅弋雖力遺漏尚多當代大雅如能代為搜訪
益我不逮自當再輯補編以成全璧

國朝文匯甲前集姓氏目錄

卷一

顧炎武

黃宗義

卷二

王夫之

陸世儀

孫奇逢

李容

卷三

徐枋

張履祥

卷四

張爾岐

黃宗炎

黃宗會

吳炎

顧大韶

歸莊

潘耒

張雋

卷五

黃周星

董說

王世美

李確

沈喜民

傅山

卷六

杜濬

申涵光

張次仲

查繼佐

鄭與僑

張嘉玲

卷七

王錫闡

屈大均

王澐

陳宏緒

易學實

卷八

萬應隆

戴笠

顧偉

卷九

顧景星

朱一是

陳瑚

黃侃

卷十

劉獻廷

萬斯大

萬斯同

錢澄之

卷十一

冒襄

任源祥

杜越

楊無咎

魏際瑞

卷十二

魏禧

卷十三

魏禮

彭士望

邱維屏

李騰蛟

林時益

彭任

曾燦

冷士焜

胡承詒

周容

卷十四

刁包

應撝謀

王大經

張怡

李柏

朱鶴齡

卷十五

朱用純

李世熊

柴紹炳

張光祿

傅占衡

卷十六

張自烈

劉城

嚴首丹

毛先舒

談遷

卷十七

周質

查容

林璐

王煒

黃晉良

吳騏

謝文海

彭師度

李煥章

卷十八

何穀

孫治

陸元輔

李鄴嗣

卷十九

孫永祚

顧祖禹

賀國璘

張賁

唐靖

許楚

周拱宸

徐晟

王鳴雷

潘爾夔

卷二十

雷士俊

賀貽孫

周篆

彭孫貽

蔡方炳

馮景

國朝文匯

顧有孝 金人瑞

卷一百一十

二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甲集姓氏目錄

卷一

余之俊

劉餘佑

錢謙益

陳之遴

王永吉

李元鼎

卷二

吳偉業

龔鼎孳

周亮工

李楷

彭賓

趙進美

梁清標

趙開心

熊文舉

程正揆

曹宗璠

蔣薰

卷三

王御

曹溶

蔣棻

彭而述

孫廷銓

謝良琦

韓詩

張汝瑚

鄭宗圭

王崇簡

李呈祥

高珩

卷四

姚文然

白允謙

王岱

李雯

李澄

魏喬介

魏象樞

傅維麟

梁清遠

卷五

畢振姬

馮溥

李之芳

王熙

李敬

卷六

宋玘

侯方域

沈暉日

陳國政

周宏起

顧人龍

陸洽源

李繩遠

卷七

李良年

孫宗彝

周啟嵩

朱鳳台

劉子壯

熊伯龍

卷八

董文騏

施閔章

唐夢養

周茂源

盧鎰

郝浴

徐作肅

卷九

宋實穎

趙吉士

程可則

湯斌

沈荃

李來春

郭棻

卷十

余縉

胡文學

陸壽名

胡尚衡

黎士宏

汪琬

卷十一

王士禎

王隲

劉體仁

楊瑞本

秦松齡

卷十二

丁澎 陸求可 王命岳 楊雍建 洪若皋 錢中諧
任繩隗

卷十三

計東 唐甄 邵長蘅

卷十四

錢陸燾 陳廷敬 熊賜履 毛際可 張貞生 曾王孫

卷十五

李念慈 顧岱 侯七乘 徐元文 葉映榴 葉方編

彭孫通 王又旦 曹玉珂 吳璵 王鉞 鄭日奎

卷十六

姚文燮 黃興堅 孟遠 王相業 汪价 錢曾

王濟 陸圻 沙張白

卷十七

萬言 湯傳楹 朱昇 張玉書 蔣德瑛 宋振麟

蕭正模 王猷定

卷十八

馮舒

馮班

吳炯

馬世俊

路一麟

吳肅公

王愈融

徐柯

顧苓

宋揚

卷十九

陸嘉淑

葛芝

侯元涵

鍾淵映

江閨

徐崇岳

閔禎兆

黃虞稷

沈珩

薛鎔

曹禾

卷二十

趙士麟

朱爾邁

田雯

羅賢

陸舜

衛既濟

葉令樹

方殿元

繆彤

張英

卷二十一

嵇永仁

陸萊

應昇

喬萊

陳鼎

陳玉璣

蒲松齡

卷二十二

戴名世

卷二十三

王 傑 汪懋麟 儲方慶 方象瑛 宋 犖 應 是

卷二十四

徐乾學 王 拔 高士奇 李光地 陸隴其 趙申喬

丁 焯

卷二十五

陳夢雷 葉燮 李振裕 陳 僖 安致遠

卷二十六

鈕 琇 張 貞 朱鴻瞻 韓 荃 徐開任 徐 倬

卷二十七

蔣 伊 閔派魯 顧 汧 盧元昌 王孫爵 彭定求

張湖顏 翁叔元 許承宣 陳錫嘏 黃百家 王 奕 曹

劉蔭樞

卷二十八

王吉武 方中通 歸允肅 錢金甯 趙執信 盧生甫

閻若璩 鮑 駿 陸 埜 陳 捷 尤 侗

卷二十九

潘耒

卷三十

胡渭

李因篤

朱彝尊

卷三十一

毛奇齡

懷應聘

龐壇

周清原

陳維崧

甘京

卷三十二

李澄中

嚴繩孫

徐欽

黃石麟

吳起源

董漢策

章永祚

戚楓

卷三十三

金德嘉

袁銖

許汝霖

王詰生

張伯行

吳爰

金居敬

卷三十四

陳遵鶴

俞長城

董以甯

仇兆鼐

張篤慶

田從典

卷三十五

王嗣槐 劉以貴 陶元瀉 范光陽 陸次雲

卷三十六

唐孫華 湯右曾 梁佩蘭 吳農祥 趙俞 鄭梁

盧鋤晉 孫枝蔚 潘宗洛 張尚瑗 邱嘉穗

卷三十七

儲欣 夏駟 李焜 黃叔琳 惠周惕 王宏嘉

王宏撰 楊名時 陳鵬年 周正 鄧林梓 張永銓

卷三十八

王源

卷三十九

朱軾 葉亦包 陳璜 方邁 呂履恆 徐旭旦

王立憲 謝方琦 姜宸英

卷四十

孫寶侗 嚴虞惇 汪士鋐 曹耀珩 梁份 康乃心

張遠

卷四十一

何其偉 王暉 沈近思 張德純 張廷玉 陳亦禧

蔣廷錫 劉巖

卷四十二

查慎行 何焯 朱書 汪份 鄧昞 涂天相

顧陳垺 溫睿臨 薛熙 張端亮 沈元滄 王晦

侯開國 王思訓

卷四十三

方苞 方蔭如 魏世傑 王萃 劉青來 余甸

魏世倣 鄭任鑰 孫臚

卷四十四

李紱 林侗 余懋杞 趙熊詔 蔡世遠 劉彬

惠士奇 張大受 徐用錫 張侗

卷四十五

盧軒 儲在文 徐文駒 倪蛻 唐紹祖 帥我

陶貞一 何永紹 胡煦 傅以成

卷四十六

謝濟世 林信 蒲立憲 杜詔 陸時隆 王澍

顧嗣立 張雲章 程御龍 任蘭枝

卷四十七

孫嘉淦 劉榛 甘汝來 張漢 楊繩武

卷四十八

鄭廉 萬承倉 趙城 汪應銓 田蘭芳 袁建

卷四十九

許尚質 儲掌文 張廷璐 沈受宏 楊椿 沈寓

王恪

卷五十

王懋竑 梅文鼎 陳萬策 華希閔 徐繩甲 方舟

鄭相如 車鵬芳 厲鶚

卷五十一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五

國學扶輪社印

黃中堅

儲大文

張符燾

錢陳羣

王雲

黃之雋

陸奎勳

王植

卷五十二

左冕

魯曾煜

蔣恭棨

沈起元

鄭青蓮

顧棟高

晏斯盛

卷五十三

盧見曾

孔尚任

梁機

程襄龍

王汝驥

李光坡

吳曰慎

張震翼

王文治

邵廷采

吳士燾

章大來

胡方

卷五十四

蔣深

蔣曰樞

廖燕

孔毓功

馮行

陳之蘭

瞿霽

張宸

于振

陳宏謀

陳祖範

卷五十五

朱澤澐

蔣汾功

周振業

王步青

宋和

王又樸

卷五十六

汪由敦 諸錦 陸培 曹扶蒼 王峻 陳浩

陳沅 袁安 王心敬 王延年 彭啟豐 楊錫紱

鞠濂 潘安禮

卷五十七

劉大樞 汪惟憲 吳銘道 林蒲封 王崇炳

卷五十八

曹一士 章有大 陶正靖 劉青霞 周龍藻 胡宗緒

何夢瑤 孫灝

卷五十九

藍鼎元 楊仲興 馬榮祖 張鳳孫 魯之裕 任起運

雷鉉

卷六十

夏之蓉 郭起元 牛運震 陳大受 桑調元 孫自務

邵大業 汪師韓 彭端淑

國朝文匯乙集姓氏目錄

卷一

茅星來

邱仰文

傅謹齋

鄭方城

李果

邊連寶

勞孝興

卷二

劉紹欽

沈彤

胡欽

秦惠田

蔡新

趙青菴

徐大椿

卷三

汪有典

葛祖亮

金門詔

張尹

胡天游

卷四

陳兆崙

張九健

王時翔

黃永年

吳龍見

湯聘

藍千秋

卷五

全祖望

卷六

劉綸 杭世駿 張大受 齊召南 沈廷芳 祝涇

翟思睦

卷七

吳直 于敏中 廖鴻章 陳梓 李法 王會汾

喬光烈 周煌 程廷祚

卷八

張九思 程穆衡 史震林 彭遵泗 王豫 張秉直

蘇珥 倪承茂 程景伊 董志敬 孫景烈

卷九

袁枚 沈德潛 周準

卷十

顧成志 裘日修 楊鸞 凌樹屏 姚世鈺 鞠遜行

許朝 法坤宏

卷十一

張庚 王垣 陳朗 金姓 寶光鼎 朱稻孫

鄭虎文

卷十二

王太岳 周於智 汪沆 邵齊燾 姚範 彭坊

卷十三

王善楮 陳黃中 郭焮 顧我鈞 祝華鼎 沈璿

卷十四

金農 錢維城 莊存與 蔣元益 方熊 王曾祥

吳璵侯

卷十五

范泰恆 邵齊熊 趙一清 涂瑞 張增 韓錫胙

卷十六

翟源洙

卷十七

朱珪 林明倫 陳道 馬咸 盛大謨

卷十八

朱仙琇 李中簡 曹學詩

卷十九

謝鳴謙

馮浩

王克敏

毛詠

余慶長

彭湘懷

何忠相

卷二十

王元啟

周於禮

朱景英

沈大成

戈濤

于雲峻

王莘

卷二十一

陸燿

王應奎

盧文弨

邵嗣宗

沈祖惠

卷二十二

趙佑

周正

翁方綱

梁同書

黃達

卷二十三

蔣銜

金壇人

顧詒祿

蔣銜

長洲人

周天度

顧光旭

謝墉

吉夢熊

錢載

卷二十四

鄧夢琴

王鳴盛

茹敦和

朱筠

陳夢元

卷二十五

諸廷槐 曹學閔 周春 紀昀 查禮 錢大昕

卷二十六

王昶 顧鎮 朱辰應 平聖臺 吳大勳 臧百二

卷二十七

陰承方 黃璋 吳成佐 康基田 韓夢周 鮑倚雲

卷二十八

彭元瑞 蔣士銓 張洲 吳紹曹 程大中 陳謨

薛著廷

卷二十九

彭光斗 錢青選 黃紹統 張遠覽 胡慶善 張望

吳高增 曹文埴

卷三十

畢沅 孟超然 章陶 吳泰來 段玉裁 薛起鳳

楊炯 王杰 陸錫熊

卷三十一

謝啟昆 史承豫 檀萃 程嗣立 吳玉綸 彭紹升

卷三十二

陶元藻 李文藻 余廷燦 崔述 倪賜 錢大昭

袁穀芳

卷三十三

金寧詩 鄒方鏞 王鳴韶 錢維喬 張九鉞

卷三十四

胡奕勳 嚴長明 汪楫 沈初 翟詠參 韋謙恆

施朝幹 徐志鼎

卷三十五

彭綺 吳翌鳳 毛遜傳 吳省欽 羅天閻

卷三十六

李集 李榮陸 江聲 潘相 翟森 姚鼐

蘇去疾 徐書受

卷三十七

羅有高 張郝元 王佩蘭 韓是升 張世法 樂鈞

閻循觀 余集 彭孚

卷三十八

尹壯圖 褚華 賈朝琮 洪榜 沈亦然 莊圻

牟願相 潘亦雋 張鈴 程瑤田

卷三十九

李文淵 邵晉涵 程晉芳 林樹蕃 張星象 梁玉繩

魯仕驥

卷四十

龔景瀚 洪朴 尤世楠 仇巨川 錢澧 孔繼涵

汪志伊 吳騫

卷四十一

劉台拱 馮偉 楊復吉 錢馥 吳俊 李翮

秦瀛 呂星垣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四 乙 集

卷四十二

儲研璘

楊履寬

胡昌基

董詔

陳庚煥

趙希璜

韋協夢

戴震

卷四十三

吳定

范來宗

顧宗泰

曹錫麟

吳卓信

盧遂

張鏞

徐熊飛

陶必銓

徐軼

梅鏐

卷四十四

王焯

汪國

汪中

闕太和

王子音

姚令儀

章學誠

卷四十五

張誠

胡元暉

徐侃

管世銘

張九鐔

黃之紀

祖之望

江濬源

戴祖啟

呂潤蕃

張誥

卷四十六

紀大奎

官崇

鄭振圖

楊煥緯

周鎬

蔣師煥

丁泰

錢塘

馮俊

鄭光策

謝振定

卷四十七

吳蔚光

張潤貞

王宗炎

趙懷玉

卷四十八

陳從潮

陸芝

汪學金

萬承風

屈為彝

丁杰

王元文

陳廷慶

武億

王友亮

單鋈

卷四十九

戚學標

周廣業

惲敬

卷五十

孫雲桂

李符清

翟繩祖

戴大昌

李懿曾

王灼

徐錄慶

孫星衍

汪彥博

卷五十一

錢梓林

柯振嶽

張琦

沈叔埏

顧玉霖

朱秉鑑

卷五十二

王芑孫

高澍然

舒位

張士元

汪廷珍

劉鳳詒

張經田

卷五十三

曾鏞 尤維熊

石韞玉

洪亮吉

李慶芸

凌廷堪

卷五十四

桂馥 邢澍

盧譽士

左輔

張燮

唐仲冕

王曇

卷五十五

趙良澗 畢憲曾

張雲錦

謝金鑿

戴殿泗

陳鶴

卷五十六

姚學瑛 蕭掄

胡本淵

朱寵

陳鱣

黃廷鑑

王錫圭 沈寶麟

張晉本

卷五十七

錢東垣 姚文田

屈軼

陳壽祺

張惠言

卷五十八

程同文 吳德旋

盧浙

許宗彥

卷五十九

錢寶甫 陸鼎 吳賢湘 陳斌 張澍

卷六十

劉開 姚瑩 陳文述

卷六十一

嚴可均 吳嵩梁 楊紹文 陸繼輅 盛大士 陳用光

卷六十二

陸錫三 岳震川 焦循 陳善 馮恆 陳珍

楊播 吳廷琛 李宗昉 陶澍

卷六十三

顧綬 朱文藻 陳經 阮元 費蘭湄 查揆

顧汝敬 賀長齡

卷六十四

呂堅 唐鑑 羅鑿通 戈宙襄 胡敬 張履

包世臣 錢儀吉 錢泰吉 李祖陶

卷六十五

孫爾準 李兆洛 孫原湘 方炯 董桂敷 吳士模

卷六十六

周濟 瞿象曾 胡承珙 鄧傳安 沈欽韓 顧燮臣

任兆麟 王慶麟 顧日新

卷六十七

謝階樹 劉佳 胡虔 鄧顯鷗 鄧顯鶴 鍾晉

顧元熙 王家相 齊彥槐 章謙存 賀熙齡

卷六十八

吳慈鶴 朱鍾 錢侗 邵志純 程恩澤 呂瑛

李彥章 丁子復 朱壬林

卷六十九

王衍梅 劉儀 龍汝言 欽善 周樹槐 胡世琦

劉逢祿 汪元爵 林則徐

卷七十

郭麐 潘挹奎 顧千里 汪家禧 朱春生 王渭

張鑑

國朝文匯丙集姓氏目錄

卷一

張海珊 俞正燮 丁晏 常大湘 翁廣平 趙坦

趙紹祖 羅江 徐校 陳揆 江藩

卷二

梅曾亮 鄒鳴鶴 李棠階 徐金鏡 江沅

卷三

湯鵬 舒夢齡 常大瀛 袁成 吳育 朱瑋

褚逢椿 顧曾

卷四

管同 徐錫麟 楊太灝 吳廷棟 鄧仁堃 吳鳴鏞

易光焯 顧承 楊鳳苞 邱之桂

卷五

趙仁基 毛嶽生 黃汝成 劉曉華 施國祁 金有容

邢典 朱曰錦

卷六

左仁

潘德輿

彭洋中

蔣湘南

卷七

龔肇祚

卷八

陳起詩

馬福安

羅繞典

竇垺

易棠

朱綬

湯成烈

莫友芝

張聲玠

卷九

李星沅

陳慶鏞

陳本欽

吳敏樹

翟漱芳

言友恂

曹瑄

卷十

左宗植

左宗棠

李傳敏

宗稷辰

許梈

桂超萬

方大瀄

首煥彪

彭紹封

卷十一

沈彥

朱琦

彭松籟

沈衍慶

陳世鎔

何慶元

黃輔辰

卷十二

魯一同

楊士達

熊少牧

李隆萼

馮志沂

胡林翼

唐李杜

姚椿

徐子苓

卷十三

魏承祝

鄭珍

屈欽鄰

江忠源

鄧瑤

趙璘

歐陽泳

卷十四

羅汝懷

王塗

卷十五

曹國藩

卷十六

吳嘉賓

陳源充

陸黻恩

湯修

沈曰富

陸敦倫

邵懿辰

金安清

費椿

陳澧

賈敦臨

卷十七

成毅 馮桂芬 許宗衡 凌玉垣 周倬祥

卷十八

劉毓崧 汪士鐸 龍啟瑞 王拯 陳立 胡焯

方東樹 張穆 管嗣復 彭昱堯

卷十九

李元度 任廷賜 楊沂孫 劉文淇 紀慶曾 閻其相

郭祖翼

卷二十

魏源 方宗誠 劉蓉

卷二十一

王柏心 宋晉 王廷植 方濬頤 吳英樾 陳輅

邵輔 馬敬之 何鈺麟 陳壽熊

卷二十二

孫鼎臣 李聯琇 徐燕 何秋濤 孫燮 張星鑑

何俊 陳源豫

卷二十三

郭嵩燾

徐時棟

董蠡舟

沈登瀛

戴望

卷二十四

周悅讓

李得春

孫頤臣

顧復初

唐祖珩

凌望

鍾顯震

丁桂

周貺祥

羅瑩

鄒漢紀

卷二十五

陳錦

戴鈞衡

黃式三

彭泰來

黃仲騏

亢樹滋

劉醅

徐受

湯彝

卷二十六

楊彝珍

孫衣言

尹耕雲

左輝石

王啟成

王寶仁

易本煊

李錫疇

黃琳材

顧廣舉

程德齊

卷二十七

俞樾

吳可讀

戴醅

吳鉉

張起發

胡克載

卷二十八

羅澤南

鄒漢勳

戴楫

董兆熊

徐宗亮

舒燾

卷二十九

楊季鸞

趙廷愷

汪曰楨

丁寶楨

吳大廷

嚴咸

瞿元鈞

朱次琦

歐陽勣

陳起書

楊源漢

卷三十

陸心源

嚴辰

高心夔

陳爾幹

楊象濟

陳宗起

徐燾

楊球光

國朝文匯丁集姓氏目錄

卷一

萬方煦

張之洞

黃體芳

趙國華

莊士敏

王韜

曹肅苗

何邦彥

楊金監

陸慶頤

施彥士

葉裕仁

蔣山

卷二

薛福成

薛福保

卷三

柳以蕃

孫希朱

王應孚

蔣彤

謝應芝

周騰虎

方德驥

吳昆田

卷四

高廷第

楊德亨

何曰愈

卷五

蔣敦復

金文榜

宗源瀚

華衡芳

卷六

施補華 劉汝璆 黎庶昌 閻正衡 秦寶璣

卷七

柳應輝 莊慶椿 仲元熙 陸日愛 馮澂 諸福坤

鄭恭燮 鄭恭和 李齡壽 凌泗

卷八

王炳燮 張裕釗 張文虎

卷九

吳汝綸

卷十

李楨 施文銓 李慈銘 馬建忠 閻萃祥

卷十一

孫詒讓 姚誥 譚嗣同

卷十二

唐才常

卷十三

楊峴 范當世 施浴升 熊其英 黃遵憲 劉可毅

卷十四

王闓運

卷十五

王先謙

卷十六

嚴復

卷十七

章絳

卷十八

林紓

卷十九

秦琪 陳玉樹 顧雲臣 馮珩 繆荃孫

卷二十

樊增祥 簡朝亮 廖平 康有為 梁啟超

國朝文匯甲前集姓氏目錄

卷一

顧炎武 黃宗羲

卷二

王夫之 陸世儀 孫奇逢 李容

卷三

徐枋 張履祥

卷四

張爾岐 黃宗炎 黃宗會 吳炎 顧大韶 歸莊

潘耒 章 張雋

卷五

黃周星 董說 王世美 李確 沈壽民 傅山

卷六

杜濬 申涵光 張次仲 查繼佐 鄭與僑 張嘉玲

卷七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甲前集

王錫蘭

屈大均

王澐

陳宏緒

易學實

卷八

萬應隆

戴笠

顧偉

卷九

顧景星

朱一是

陳瑚

黃侃

卷十

劉獻廷

萬斯大

萬斯同

錢澄之

卷十一

冒襄

任源祥

杜越

楊無咎

魏際瑞

卷十二

魏禧

卷十三

魏禮

彭士望

邱維屏

李騰蛟

林時益

彭任

曾燦

冷士燭

胡承諾

周容

卷十四

刁包 應揚謙 王大經 張怡 李柏 朱鶴齡

卷十五

朱用純 李世熊 柴紹炳 張光緯 傅占衡

卷十六

張自烈 劉城 嚴首昇 毛先舒 談遷

卷十七

周質 查容 林璐 王煒 黃晉良 吳騏

謝文海 彭師度 李煥章

卷十八

何眾 孫治 陸元輔 李鄴嗣

卷十九

孫永祚 顧祖禹 賀國璘 張賁 唐靖 許楚

周拱宸 徐晟 王鳴雷 潘爾燮

卷二十

雷士俊 賀貽孫 周篆 彭孫貽 蔡方炳 馮景

國朝之臣

顧有孝 金人瑞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一

顧炎武

原名燾 號亭林 江南崑山人 前明諸生 有亭林集

郡縣論一

郡縣論二

郡縣論三

郡縣論四

郡縣論五

郡縣論六

郡縣論七

郡縣論八

郡縣論九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與友人論學書

書故總督孫公清屯疏後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五

裴村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黃宗義

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有南宗文約

錢退山詩文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萬里尋兄記

過雲木冰記

錢忠介公傳

蔣洲傳

大學士棧山錢公神道碑銘

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五

六

八

八

八

九

九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移史館熊公兩殷行狀

二十五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一

郡縣論一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至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與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重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番夫之屬。備設之母。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牲。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豎

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當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為主人者必為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辨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馬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撻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撻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害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

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蔬之收六畜之孽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之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壞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辨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董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皆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為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於凡人可也。於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余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為君討賊。不過斲子冢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郕鄆之父而刑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弑。一人之讐。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溫。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於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捷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楯答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閻閻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李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蓋止於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為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儁投石虎尸於漳水。姚萇保捷符堅薦之以棘。王頌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劫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啟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

所以為員而已矣。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昔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貢桃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會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

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枝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歧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以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鳴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喜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書故總督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為權

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於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為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為降詔。優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授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於此。余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甯。請為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徒用徒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烈皇末年之事。可勝歎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符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為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冀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為卑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

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為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為。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為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為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為之疏哀之服。哭泣殯葬虞祔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為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

邊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為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戾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為。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教。亦可得而效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為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全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為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離亂偏方。閔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為教賢者。之所以為俗。殆漸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祀。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鄰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

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為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為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錢退山詩文序

黃宗羲

余適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為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鉢心劇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為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為唐永嘉以咄咄為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醜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遠。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為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為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乎。退山飄零鯨背。與蜃戶鯤人。共夫煙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乎。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菴。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為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甫上者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潑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達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熳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濶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霍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敵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吊往所至之地必於其遺事表其逸民

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纏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靈字廷靈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猿洞八角蠻陬踪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春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靈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

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指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雲空濤湧。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窕。夜行撒燭。露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瑤琤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貽聘而歎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乎。言木平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翼塵沸響。肩鑄人間。村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揮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為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蟄。山鬼竄。腥風之衝動。震瀑之鼓噬。

天呵地吼陰崖洩穴聚電堆冰故為元冥之所長駕羣峰灌頂北斗墜脇藜蓬臭蔚
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矐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磐石因
草碎碑埋甃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烏木
客宵萃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
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
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錢忠介公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膺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
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
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
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為名家授太倉知州
二張負人倫之鑿吏於其邑者瑕疪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
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
義旂鄙夫恐之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滄滄訖訖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

公之兵威脇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甯陳兵教場亦受
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
守公分訊瓜滙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七而無一存
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
宰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
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開尊下流冒竊義而
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
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
宏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為根本七月雨水廬舍
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絡標寸紙一日
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
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
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
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萬鎮之兵馬不
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

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甯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
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
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沉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
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問
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為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
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為元戎諸鎮皆受其
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練然練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
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為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
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
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
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為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
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
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
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
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為右副都御

史鍾鑾為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羹。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為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遣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蒲雲。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成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為金湯。以舟楫為宮殿。公每日繫河牯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最墓之黃蘗山。

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廣熊兩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碩於瀚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眾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慕容如旅人聞有平國浙有方玉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兩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墟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教人母汪媪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貨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為五峯船王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

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徵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室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將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鱗之上者，皆直之分鱗也。我不得直，彼鵠附鳧，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為副。復救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為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鋒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板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練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為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費。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啟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為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激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鋌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為之貨。死朝議。聞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貨。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為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敎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淑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山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為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剡。適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為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誇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兵。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歎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為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檢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為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為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脇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為僨事者委過成則為宗信敗則為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為首施也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戶固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實事至於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為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敢任事機山錢公為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如寵爭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為逆奄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留敗者資其捲土重來之計蓋用逆奄者也例以渠魁脇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密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激滯固於鬼神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為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為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感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其議一也逆黨恨其割臂而盟耽耽思以奇計中之亡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為巨鎮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零丁稱為

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遼潘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甯旅順鐵山之失甯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蟲一蠹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其疆場之蠢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為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甯遠大兵屢攻不得志

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

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

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領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總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為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以毛帥頌寬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箱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

野傳告亦為信然。崇煥之醜，詭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為大逆。比魏忠賢公為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真偽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為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詢其語。及讞入。芟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特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詞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為人麤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強，邊備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聞然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戍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蓬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曆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為老

成。歷官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軍輸為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佞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為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為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愨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葬。上不開可。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熿言。自有違事以來。鼻穴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逆奄竊柄。莫不貼身徵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使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為之憫然。聽其歸葬。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為。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為之撐拄。蒲州再出。頗夫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啟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為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曰。

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尚多遷徙。見聞異辭。去之千里。湯湯冤血。沉埋故鬼。己已之役。坐袁大逆。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噓。同者十百。豈有天朝受汝繩。

尺。島師狡獪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勝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溼。云非公意。亦為飾說。烈皇在位。兩大冤案。鄭鄭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道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商君。

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為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戡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甯。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戡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戡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磔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官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啟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關。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新。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瑞公下詔獄公納橐餖募金抵誣賊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莖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城私人無不死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為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民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為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為能事以鉤棘為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為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

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許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
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許之風少息。尋陞刑
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馬上召對。與推諸臣於
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譟。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
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直為尚書。公言。適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
糾。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為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
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貴城滯獄不
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簞篋人。不見信。公
理問端。其免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歷稟羣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
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為之營救。公言
俺答闖入。而丁汝璉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
陷瀋。覆遼。遼虜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
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變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
外之交。戰歎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啟侮。
莫此為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

僇辱我親藩。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為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為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為首。而裕民為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濇。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僇就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為例。王樸倡逃。誅矣。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葦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為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儉狃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敕申戒。給事中姜琛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為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獄底戡山於召對犯顏救之。戡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輒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倥偬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為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戡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杆將。宮奴市儈。時相為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利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崇。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勳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根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榆賣國情狀。始露。公與戡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

則馬元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卧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

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僭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叢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為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無穢之後銳于有為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清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二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叢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建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筭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閔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宏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廢。不忘援手。竹亭敗後。藉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
捲握之物。不與。譬竹亭者。又然。黨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
淵。上書頌義山。堤騎遠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
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理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為主也。母
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為子。已二十六年。甲
申。始立柱臣為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
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
子。蠋贏負之。即人皆可為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從
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
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
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曆戊寅。歿于順治
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
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變申。余覆巢孤露。公以釋弟畜之。所不至。隕越
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
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

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墓海甯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燭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厦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閑。禦兇駕水。黑雲壓城。叢城殺魄。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於宸。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儂。鄒儂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蓬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蕙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為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蕙水才彥霧會。姜宗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葦溪。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

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感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初與嵩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為姜劉及嵩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為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閔則友曹勿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璠梅朗三過槁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為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侍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蒼葉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為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為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閩里則嵩愚元度以疾死留仙鄰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葦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為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惛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為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哀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颺風失楫隨波蕩滿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

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計至始知其記之為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多當為危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篁溪受禱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遠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為蕪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政高祖鐸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寢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源孫女一湊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鄮山飛鳧之原甲來述銘曰先子心言之託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歲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勝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再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為詭隨窮鳥諸生清議自可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為君悲慈水嗚咽鄮嶺參差墜言行履莫使君知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極瀕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道遠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網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履戎行往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為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為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為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即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懲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翦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誣帖以為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懼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

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追劾己之章有旨本既達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隱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惜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為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虚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為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恆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為文深入理密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死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侍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馳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裨闡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邑於是顧杲吳應其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為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臣

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為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邊。西徙入山。惟恐不深。斜粟既密。採藝羞以饋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千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度甌。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高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於菊。無存田園半畝。或請直詣。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為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變榆。鑑。挺。遂。將。以某年并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親諸孤。為通負。所過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二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艱業者久之。庚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力。何日忘之。於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箒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箒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遠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堂之哭。即刻似道之臣。嗚呼。耕巖于載同倫。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為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祭京立元祐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為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夫啟牒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

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為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字定生。陳氏。為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為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天次貞裕。天啟甲子舉人。次貞遠。戶部主事。左邊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顏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官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歿。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搢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鑠錙。出匣當是時。為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

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聞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為
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嫌者為阮大鍼大鍼亦從吳
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鍼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反陽燭置酒高會南
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
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視為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鍼
妄畫條陳鼓煽豐邑大鍼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鍼者
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為揭首其次則天啟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
列其姓名大鍼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鍼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
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鍼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
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
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
嚼大鍼以為笑樂士英定策大鍼暴起國狗之瘕無不啞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
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
而先生亦為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
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一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

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又選若干卷生於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嶠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璣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伊溼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毫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嗚呼是為宏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陸周明墓誌銘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因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車雜

宿死友吐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膺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焯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婚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慷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楫樓遲金盞壯蠅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為降卒所誣捕入省獄具周明無所註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開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商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聞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

子雲佯怒曰噫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春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傳人而去周明得歸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網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文詣文廨伐鼓恟器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免爭同舍生之獄以為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遽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量者之一顧也銘曰或駭其奇或歎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為政不避強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甌勉從事不使病民違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附無不

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絕越勢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為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敘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賊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怙恃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孀名勢秦撫蔡官治威自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鄭撫無恙皖撫黃配元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強治上亦嘉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聞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為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遮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劾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為者乎之

鄉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為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為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派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燒。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能開元姜嫄兩給事之獄。叢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諫不肯。但已。當時號為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磊磊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為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為盜者。沈迅也。誰為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為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諂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當未已。且為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甯博採廣摛。求奇才於草澤。胡執私違眾。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嘗負多內。而遽亦藩鎮視之。其言復儼衛也。儼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難犬。亦無窮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殿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之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麼小臣。為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陸解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載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贖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齊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蹊徑叠出。誣詆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常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執。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遠客之令。時聞翩翩之翮。未已。假然而隻手。足助禍亂。羣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餘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郵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釀。復見今時。昧却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八案也。其時

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暨臣謹以家宰朗出餞公。適邱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遽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為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鏗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營渡江。扎喬司。倡率羣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甯。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棘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王兵浙西。慶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為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為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洵洵。且議開請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抗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春規尚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為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

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八棄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己公自閩安至瓊琦休沐守瓊琦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間遺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為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枉矢飛火狂濤皆鑿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為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為隘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大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為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為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遷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昴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龍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暖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屣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廨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為列傳之張本也